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六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七十一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
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禄昭
妻懼誅誣昭反詒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
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勑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
賜璽書以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督淮西鹽課正統三
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
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
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

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囑内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令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

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棄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首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為廵撫時嘗薦黄竑且代章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郎訟寃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摭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

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新以為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

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餘萬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傜役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茍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㕔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

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枚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洲率為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

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黙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官赴所在官司驗視及行近止用駕帖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啣恨數摭他事一俸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

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鬬御史鄒
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
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
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
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當使淮西巢令閻徽少學於文
淵以金幣餽喬新却之閻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
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
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實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

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為櫬者喬新堅却之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極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讐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昭學問友邱濬而已罷歸後廵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

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黜昧誠為可惜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問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廕明年賜謚文肅裔新五世孫源萬歷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宜名還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

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
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
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
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
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
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
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
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奄氏焚滅劉某

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凡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疑獄久不决詔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畫撤境内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内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詔勑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還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黄福皆以進奉為名所至需求名不勝擾詔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猶酷詔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搆於帝調之貴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按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逐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貽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

六卿並加師保監事兼領崇階及子告而歸廪食與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為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即位召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戸陳輔緣盜販為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為定折價額蠲宿負𢚁

竄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受官太多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禄冗食濫費狀乃命其歲辦數以聞荆王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減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内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傜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韶涖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裔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

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廪歲隷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𢑴等言韶裔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韶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韶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

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為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其寺却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壻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韙焉靈壽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户部

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為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剥下干進請如洪武初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為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板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

顔料難辨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為具奏章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為户部尚書時孝宗寛仁而户部尤奸蠧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寛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税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之少

袁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雍王祐橒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任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為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十引先是倉場監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巳遣不聽内靈臺請錦衣餘丁百

人佚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杬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

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
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
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
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産不
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税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
經等復諫曰東宫親王莊田徵税自有例鶴齡不宜獨
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

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歷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外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强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加憚而疾之太監李廣死帝得朝臣與餽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諸臣交通狀

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闌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曽言及臣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在乞檢曽否有臣姓名更嚴鞫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為奔競無耻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為臣洗雪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即死填溝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自陳乞休報許賜勑馳驛加

太子太保以侶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京户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婿兵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乃召為禮部尚書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為右都御

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宥之裕入謝既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令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

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
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讃機務弘治改元名拜禮部
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
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
中鄭宗仁疏節光禄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禄御
史田奫以供費不足累行户請借太倉銀償之裕等言
疑有侵盜獘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
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阼斥番僧還

止留日諾爾巴勒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

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

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

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初賚馬爾堪及土

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圖形以進巡按

御史陳瑶請卻之裕等乞從瑶請而治悳違詔罪帝不

從後畨使再至留京師頻有宣召裕等言畨人不道因

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可汗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

使適遇倔強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有詔凡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降授者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終不聽裕為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詮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

贈太保謚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室生岳遂以為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東宫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為尚書詔名國師琳沁扎勒於四川岳力諫不從給

事中夏昂御史張楨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彙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焉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俾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滽為吏部尚書嚴絕

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貌狀魁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悦服同列者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茍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入人多傳録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畧云近歲瑪拉噶阿勒草爾博羅齊伽嘉色凌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茍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致兵釁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絶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為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為敵人所

侮且延綏邉也去京師逺宣府大同亦邉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逺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鋭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逺近坐困其可謂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

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皆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𨓏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

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為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為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

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餽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

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陜震動令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陜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

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
文自岳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
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
珪請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
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左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討古田獞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弘治七年還南京刑部尚書尋召為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為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戶黄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

明将引北冦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擬珍罪聰亦下獄貶官帝之親鞫吳一貫也将寘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名語劉大夏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嘿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殊太執耳卒如珪議正徳元年六月以年踰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

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㫤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㫤不可賄上官强之執愈堅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陜西副使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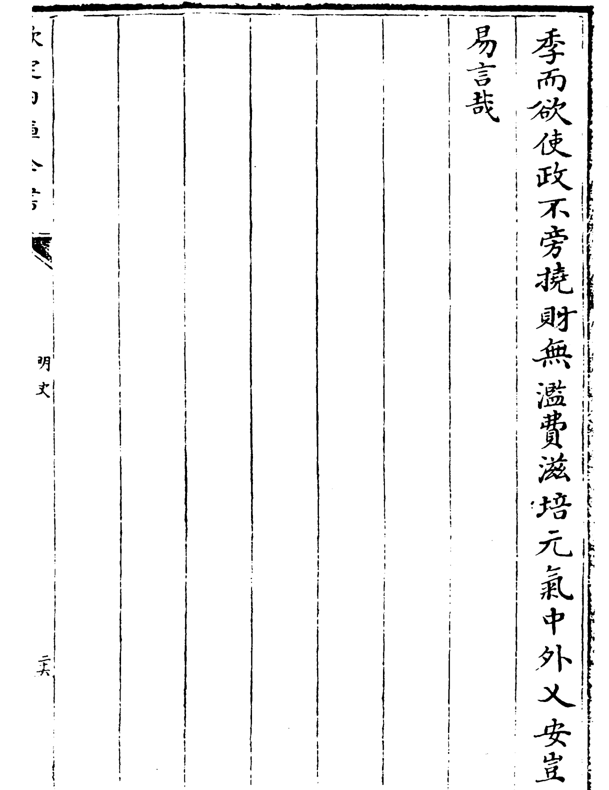
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
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物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流刦竹山平利珊合
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討檎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
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
府寧化王鍾鉼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珊等勘之遂
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名為左都御史十七
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吴蕣王益自疑見

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着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彝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令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諼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盖罪輕宣調用帝方嚮用文升卒不納帝晚年召對諸大臣珊與大夏造膝宴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曰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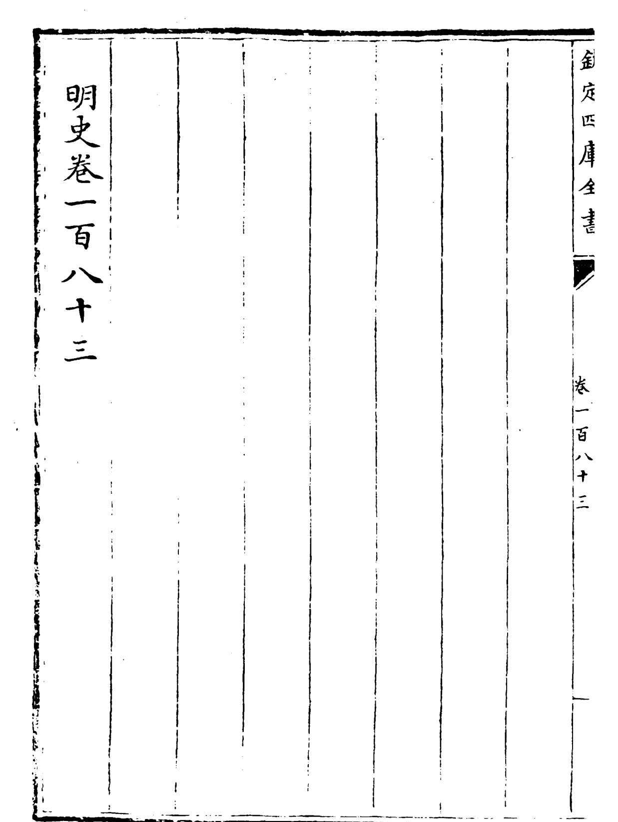
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問珊病狀言珊實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强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

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贊曰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歷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甞無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甞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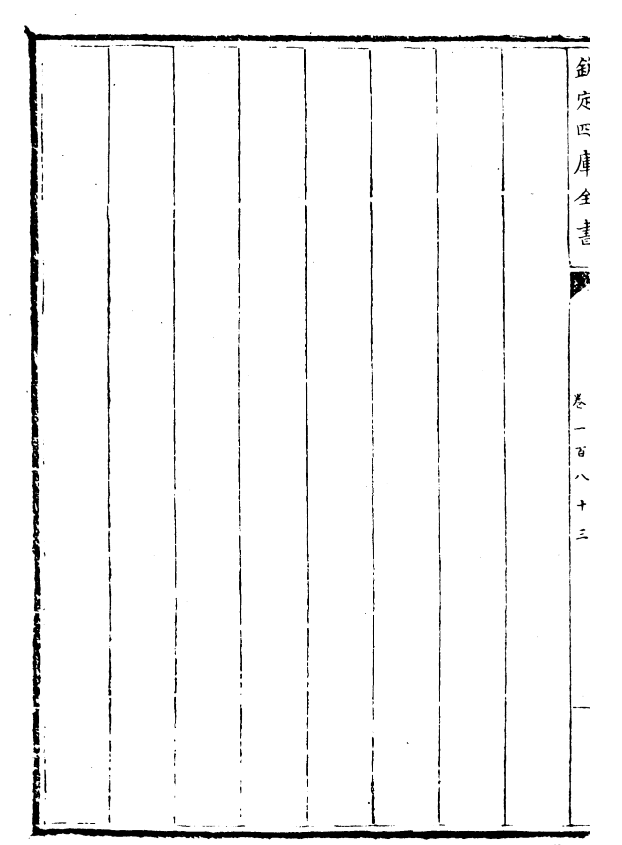
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易言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彭韶傳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命韶等勘田事係成化五年先是四年周彧已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至是又欲於其外籍民田故特命韶琮覆勘傳中祇録四年一層謹詳核以備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七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二

周洪謨 楊守陳弟守阯 子茂元 茂仁

張元禎陳音 傅瀚

張昇 吴寬

傅珪 劉春

吳儼　顧清

劉瑞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三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務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罷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進學士尋爲南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年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禄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

舞佾豆籩數不稱洪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為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樂懸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左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宜改製帝即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

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於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羿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殁猶上安中國定四夷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

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
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録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
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為東
宫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録守陳以為
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進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宫僚悉
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
左右言劉宣見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
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奥旨儒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説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

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宫中所聽信者内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
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
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
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
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

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

疏進者名閣臣而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祗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令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

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維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寃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都者會從兄守隨為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阯乃以為

南京侍讀弘治初名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龎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滽奏遣他官攝之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十年大計京官守阯時掌院事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彛倫堂内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

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阯始修
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
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為總
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
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
久之卒守阯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為解
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
之守陳卒守阯為位哭奠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

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鋭繼往興威虐縶辱按察使茂元攝司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鋭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

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棼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與銳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百户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及陛見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愬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

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廵撫貴州改涖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禮部郎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劾偕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廵撫韓雍罷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

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頋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為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諱為諱講退更凝神静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两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

為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内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為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録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求性命之學閲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弘治初名修

憲宗實録進左賛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非大有為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宫已負大有為之望邇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録成遷南京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名為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

已修通鑑纂要復名為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啓初追謚文裕陳音字師

名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絶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

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大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内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滿進侍講汪直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大常少卿劉吉父喪起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

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為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負經術士多遊其門者然性健忘世故璪屑事皆不鮮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為笑然不盡實也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討嗜學强記善詩文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尋命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兼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遂代徐瓊為禮

部尚書保定獻白鵲疏斥之陝西廵撫熊翀以鄠縣民
所得玉璽來獻以為秦璽形色也瀚率同列言秦璽完
毁具載簡册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葢後人傚為
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
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
内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
多變異瀚條上軍民所不便者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光禄寺递行户物價至四萬餘兩瀚言由供億之濫頋

敦儉素俾冗費不生所條奏率傅正議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

張昇字啟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直被斥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奸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兇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為營救父存則異居

各爨父歿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豔姬
恣為淫黷且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
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
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為尚書孝宗崩真人陳應循西
番灌頂大國師納克布嘉勒燦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
清宫昇請逮治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
逐之昇在部五年遇災異輒進言亦數為言者所攻然
自守謹飭武宗嬉遊怠政給事中胡煜楊一渶張襘皆

以為言章下禮部昇因上疏請親賢遠佞克謹天戒帝是之而不能用昇遂連疏乞休不允正德二年秦府鎮國將軍誠潡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忤劉瑾謝病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卒於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録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宫宦竪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閒講讀寛卒其僚上疏曰東宫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

歲後並葬裕陵祔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終以並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别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别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爲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蒙慰留竟卒於官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爽中書舍人補次子奐國子生異數也寛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為衣素一月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成遷左中允武宗立以東宫恩進左諭徳充講官纂修孝宗實録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于劉健等多所

糜費鍔與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遷翰林學士歷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費宏為禮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為簡自珪數有執爭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竝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珪居閒類木訥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卒以此忤權倖去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

印珪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閹閭冀去珪流寇擾河南太監陸誾謀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所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令賊横行郊圻肘腋間民嚻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誾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張羽奏雲南災珪因極言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復奏四月災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

地震天鳴雹降星殞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珪歸三年御史盧雍稱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爲累乞頒月廩歲隷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讜當起用吏部請如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錄先

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太保謚文毅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屢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代傅珪為禮部尚書淮王祐棨鄭王祐檡皆由旁支襲封而祐棨稱其本生為考祐檡并欲追封入廟交城王秉杋由鎮國將軍嗣爵而進其妹為縣主春皆據禮駁之遂著為例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爾吉鄂色爾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奏遣其徒二人還烏斯

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賫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為邊患若許其賫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賫茶卒與誥命

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偽中國

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剏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併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鎮守內府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鎮守臣不納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遭憂服闋起南京吏部尚書尋以禮部尚書

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
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參政子彭年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遼東苑馬寺卿起
宗子世賞廣東左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政使以清
譽聞鶴年孫世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皆
由進士
吳儼字克温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名修孝宗實

録直講筵劉瑾竊柄聞儼家多貲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廵儼抗疏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曽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内外人心動揺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為盜所禦之寇尚遠隅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起於肘

腴臣所大懼也不報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以名節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為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絶不與通瑾銜之四年摘會典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諳政事調外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還少詹事充經筳日

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為尚書清協恭守職前後
請建儲宮罷廵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為御史李獻
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恙報
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内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為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
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内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
戸勘揚州高淪争私財事因其女婦憯毒備加請自今
悉付所司停旂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

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劉瑞字德符内江人父時敭官山東僉事以廉惠稱瑞舉弘治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好學潔脩遇事輒有論建清寧宫災請罷醮壇時名内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故閹李廣門下内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覬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名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宫興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

不急者都匀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釁請追正欺罔之罪報聞闕里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瑞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武宗即位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名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與磨金濂由是諸臣多獲進用劉瑾用事瑞即謝病質不能還鄉依從母子李充嗣於澧州瑾榜瑞為奸黨又以前薦雍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給瑾

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名為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因災變偕同官條上六事又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大禮議起瑞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小宗之義幾數千言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諡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詞臣歷卿貳或職事奉奉或侃侃建白進講以啟沃為心守官以獻替自效於文學侍從之選均無愧諸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周洪謨傳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臣黄壽齡按周洪謨所陳十二事一曰察吏治以示勸懲二曰撫流民以防姦宄三曰興學校以敦風化四曰慎科舉以求真才五曰止科歛以恤貧窮六曰均賦役以甦凋瘵七曰糾武職以足兵食八曰肅軍令以止刼奪九曰謹防巡以禦寇賊十曰

恤吏員以廣仁恵十一曰省虛費以節民財十二曰設方畧以遏横暴景泰命廷臣采而行之見明實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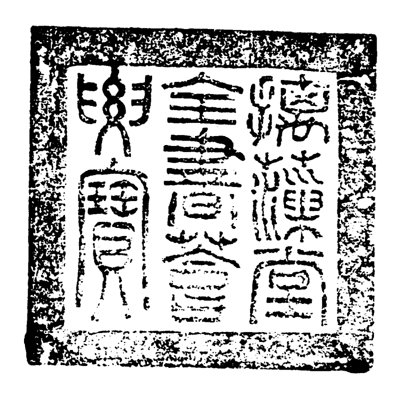
謹附考

傅珪傳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於劉健等多所糜費鐫與修者官降珪修撰　臣黄壽齡按獻徵録劉瑾柄政摘會典訛字降珪修撰與傳語小異

謹附識

傅珪傳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殞龍虎出見地

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載傅珪原疏無時務十事之文其疏末但云敕内外文武羣臣勤恤民隱愛養軍士伸寃抑之獄裁祈請之煩貴近皆裁以法及擇日齋戒祭告而已傳云十事當即指此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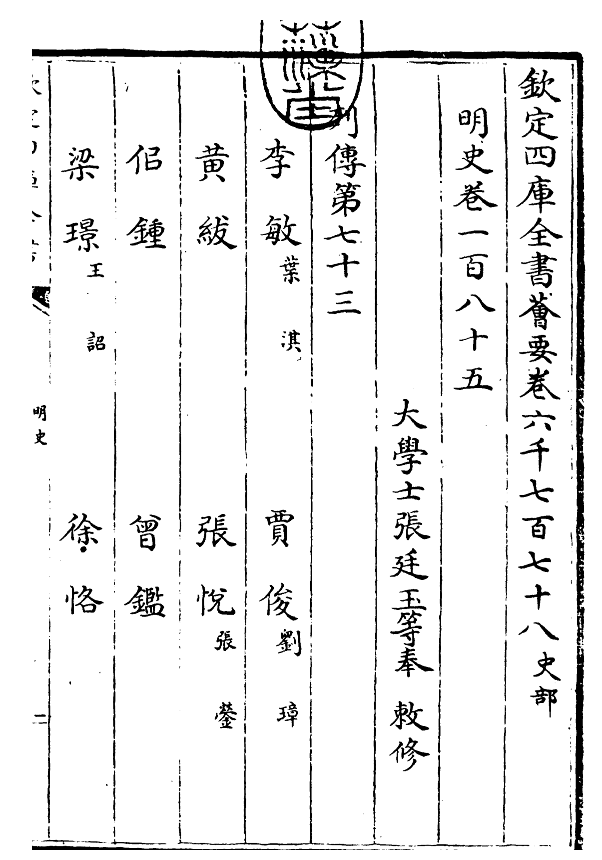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八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七十三

李敏葉淇　賈俊劉璋

黄紱　張悅張鎣

佀鍾　曾鑑

梁璟王詔　徐恪

李介 子 昆 黄珂
王鴻儒 叢蘭
吴世忠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敕撫定貴州蠻還巡按畿内以薊州餉道經海口多覆溺建議别開三河達薊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没塞下

掩殺守墩軍敏伏壯士突禽之修治垣塹敵不敢犯十五年召為兵部右侍郎踰四年病歸河南大饑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二十一年改督漕運尋召拜戶部尚書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

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崇文門宣課司稅多為勢要所侵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監視御史陳瑶斥敏聚斂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貴戚請隙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敏執不可事得寢憲宗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然不以賦民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五為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勛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

為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無頼為莊頭豪奪畜産戕殺人污婦女民心痛傷災異所由生皇莊始正統間諸王未封相閒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盡革莊戶賦民耕畝槩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南京御史與守備太監蔣琮相訐御史咸逮謫而琮居職如故敏再

疏力爭皆不聽弘治四年得疾乞休帝為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行誼所得禄賜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孔廟無雅樂以敏奏得頒給如制云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石亨譖之下吏考訊無驗出為武陟知縣成化中累官大同巡撫孝宗立召為户部侍

郎弘治四年代李敏為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哈密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給其遺民廩食處之内地淇曰是自貽禍也寢其奏姦民獻大名地為皇莊淇議歸之有司内官龍綬請開銀礦淇不可帝從之已綬請長蘆鹽二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淇力爭竟不納淇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輙持不可惟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九年四月乞休歸卒贈

太子太保從子贄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賈俊字廷杰東鹿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史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有聲成化十三年自山東副使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鎮七年軍民樂業召為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敕振饑河南尋轉左數月拜尚書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阼尚書王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皆一時名譽俊參其閒亦稱

職諸王府第塋墓悉官予直而儀仗時繕修内官監欲頻興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祿米莊田請給半直儀仗非甚敝不得煩有司公家所宜營惟倉庫城池餘皆停罷帝報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内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俊皆執奏並得寢工部政務與内府監局相表裏而内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為所撓工役大省太廟後殿成加

太子少保足疾致仕詔許乘傳歸給夫廩如制踰年卒
俊廉慎居工部八年望孚朝野代之者劉璋字廷信延
平人天順初進士歷官中外有聲居工部亦數有爭執
名亞於俊
黄紱字用章其先封邱人曽祖徙平越遂家焉紱登正
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剛廉人目之
曰硬黄大猾譚千戶者占民蘆場莫敢問紱奪還之民
成化九年遷四川左參議久之進左參政按部崇慶旋

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寃吾當為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為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其寺倉吏倚皇親乾没官糧巨萬紱追論如法威行部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閉建昌銀礦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例徵之民紱以庫羡充之荆王奏徙先壟紱恐為民擾執不可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抵罪計捕奸豪張綱中軍令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亟豫給三月餉親為拊循會有詔毀庵寺紱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紱去多携子女拜送於道弘治三年拜南京戶部尚書言官以紱進頗驟頻有言帝不聽就改左都御史焚差歷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紱歷官四十餘年性卞急不能容物然操履潔白所

至有建樹六年乞休未行卒

張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拒請託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縱恣悅繩以法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厰衆競趨其門悅獨不往銘銜甚伺察無所得銘敗名拜左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王恕為尚書悅左右之嘗兩

攝選事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並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年至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時與悅同里而先為南京兵部尚書者張鎣字廷器正統十三年進士景泰初擢御史歷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城土築鎣始甃以甎道河流溉靈州屯

田七百餘頃以父喪去服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歷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擢本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年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侶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按浙江還掌諸道章奏汪直諷鍾劾馬文升鍾不可被譖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寇入大同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數

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為勢豪所據鍾奪還之召為刑部右侍郎丁內艱僦運艘載母柩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逐尹旻黨而鍾與旻為同鄉乃貶二秩為曲靖知府改徽州復入為大理寺左少卿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蘇松諸府盡心荒政名為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部十一年遷右都御史居二年進戶部尚書十五年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

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

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之他皆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别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鬻販帝許之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鍾等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横行江湖官司無如何矣東廠偵事者發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擿鍾在部時事至罰米者三又

數年卒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坐為盜獄已具鑑辨其誣已果獲真盜成化末歷右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進尚書孝宗在位久海内樂業内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於山陝採綿紗諸料於河南召工匠於蘇松經累歲勞費百端祈賜停止不聽内府針工局乞收

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減其半太監李興請辦元夕煙火有詔裁省因鑑奏盡罷之十六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請帝又許之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其冬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鑑言

天心示儆不宜重興土木以勞民力乃止御馬監太監
陳貴奏遷馬房欽天監官倪謙覆視請從之給事中陶
諧等劾貴假公營私并劾謙阿附不聽鑑執奏謂馬房
皆由欽天監相視營造其後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毀改
正算以己資庾牧養無妨而民不勞報可內織染局請
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
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太監許鏞等各齎敕於浙江諸
處抽運木植亦以鑑言得寢孝宗末閣部大臣皆極一

時選鑑亦持正及與韓文等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有詔賜皇親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鑑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黄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内地守備無故事乃寢其年閏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

梁璟字廷美崞縣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屢遷都給事中項忠征荆襄驅流民復業璟劾其

縱兵逼迫較賊更慘語具忠傳延綏用兵令山西預征芻粟民相率逃亡璟疏陳其困得寛減畿輔八府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以禦邊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平二府分設一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令巡撫陳濂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荊諸關朝議從之遂為定制已與同官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斥都御史王越并及宫闈隱事被撻文華殿武靖伯趙輔西征不敢戰稱病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璟等極論其罪乃令

養疾歸九載秩滿擢陜西左參政分守洮岷西番入寇督兵斬其魁內艱服闋還原任歷左右布政使先後在陜十五年多政績孝宗嗣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漕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筍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更倍咸衣食於官月給油蠟香楮灑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善又攜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敕

所至張威虐璟皆奏請停免多見採納外艱服除再撫四川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就進戶部尚書致仕歸卒王詔字文振趙人生有異姿學士曹鼐奇之妻以女天順末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畀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無已則移日俟釋服議雖不行識者是焉勘牧馬草場劾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時方面官缺令京卿三品保舉詔言恐長奔競風不聽累遷都給事中八年

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詔上疏力諫不省已偕梁璟等論及宮闈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詒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為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出為湖廣右參政原傑經略荆襄詔襄理功為多以父憂去服除再任遷右布政使弘治元年轉貴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好爭襲所司入其賄變亂曲直生邊患詔不逼逌苴一斷以法且去

弊政之不便者諸夷歸命邊徼寧戢有故官不能歸者妻子多鬻為奴詔為資遣得歸者甚衆洪武中尚書吴雲繼王禕死事後禕謚忠文歲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為請乃謚雲忠節與禕並祀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卒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中官欲出領抽分廠恪等疏爭中官怒請即遣恪等將摭其罪無所得乃已出為湖廣左參議遷河南右參政陝

西饑當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請輸直上下稱便弘治初歷遷左右布政使徽王府承奉司違制置吏恪革之王奏恪侵侮帝賜書誡王河徙逼開封有議遷藩府三司於許州者恪言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秦項梁唐龐勛元方谷珍輩往往起東南今東南民力已竭加水旱游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地乞召還織造内臣敕撫按諸臣加意拊循以弭異變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致祭所過擾民成化末

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位又復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汰冗官清賦稅禁科擾定贖例草抽分數事多議行户部督逋急恪以災變請緩其事御史李興請於鄖陽别設三司割南陽荆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之恪陳五不可乃止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袪奸弊及為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遂訐恪減禄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

敕切責命湖廣廵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絶屬吏以羡金贐揮之去至則値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為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搆於帝居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濫索工匠者悉執不予十一年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

巡鹽兩浙還掌河南道事以四方災傷陳時政數事帝多採用之介敢言遇事不可輙率同列論奏忤帝意兩撻於庭九載滿擢大理丞進少卿弘治改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名左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命介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略之比至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以其資償軍所逋馬價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卒贈尚書子昆字承裕弘治初進士歷禮部主事中

官何鼎建言下獄臺諫救之咸被責昆復論救弗聽父憂歸起改兵部主事帝將建延壽塔於城外昆復疏諫正德初羣小用事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官戚請乞節中外後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忤尚書劉宇貶知解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略哈密兵部尚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下吏法司言昆設謀遏强寇功不可掩瓊不從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昆復巡撫順天尋召為兵部右侍

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昆奉命往撫承制曲赦之還請收邺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遇疾歸久之卒

黄珂字鳴玉遂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龍陽知縣治行聞擢御史出按貴州金達長官何碖謀不軌計擒之改設流官賊婦米魯亂奏劾巡撫錢鉞總兵官焦俊等皆得罪改按畿輔歷山西按察使正德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安化王寘鐇反傳檄四方用討劉瑾為

名他鎮畏瑾不敢以聞珂封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伊伯格勒冦邊珂偕總兵馬昻督軍戰敗之木瓜山六年復冦邊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復敗之屢賜璽書銀幣是年秋入為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河南用兵出理軍餉主客兵十餘萬追奔轉戰遷止無常珂隨方轉輸軍興無乏録功增俸一級改刑部進左侍郎已改佐兵部寧王宸濠謀復護衛珂執議獨堅

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尋就拜工部尚書以年至乞休歸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為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為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嘗語劉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鴻儒他日可大用也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為國子祭酒以

父喪去再起南京戸部侍郎歴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四年遷南京戸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鴻儒為學務窮理致用為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謁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靜稱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為戸科給事中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夤緣還京蘭因清寧宫災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遂廢尋言吏部

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詿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内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進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吳安以傳奉得官蘭請罷之時命撥團營軍八千人修九門城濠蘭言臣頃簡營軍詔許專事訓練無復差撥命下未幾旋復役之如前詔何遂罷遣遷通政參議小王子犯大同命經略紫荊倒馬諸關塞蹊隧可通敵騎者百十所正德三年進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綏屯

田安化王寘鐇反蘭奏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背校尉徧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旨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數月瑾誅進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六年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以四月寇亂移駐漢中會河套有警乃命蘭兼管固靖等處軍務蘭上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為大户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鎮

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蠲
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
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尅減乞選委鄰近有司
散給從之是年冬南畿及河南歲侵命蘭往振未赴而
河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乃命蘭以本官巡視廬
鳳滁和兼理振濟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掠歸
德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九月賊平論
功賚金幣增俸一級召還理部事部無侍郎缺乃命添

註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尋兼督宣大軍餉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東軍務令内地皆築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以失事停半歲俸十年夏改督漕運尋兼巡撫江北中官劉允取佛烏思藏道蘭境入謁辭不見允需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居四年以事忤兵部尚書王瓊解漕務專任巡撫寧王宸濠反蘭移鎮瓜州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

書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劾蘭附江彬帝以蘭素清謹釋勿問蘭遂乞休去卒贈太子少保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兩畿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振恤所司俟勘覆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已請恤建文朝殉難諸臣乞賜爵謚崇廟食且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爲忠義勸章下禮官寢不行尚書王恕被訐求去上疏請留之壽寧侯張鶴齡求勘河間賜地其母金

夫人復求不已帝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托肺腑豈宜與小民爭尺寸命部勘未已内臣繼之内臣未已大臣又繼之剝民斂怨非國家福尤非外戚之福不聽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緞繒易馬番人因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十一年事發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

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獄振召還昶及遊擊劉淮參將李興等俱逮問已而獄改大理少卿昶以大理丞吳一貫覆讞僅鐫級世忠復極論獄罪且詆一貫帝皆不問闕里文廟災陳八事不能盡用寇犯延綏大同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偶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適所用李杲阮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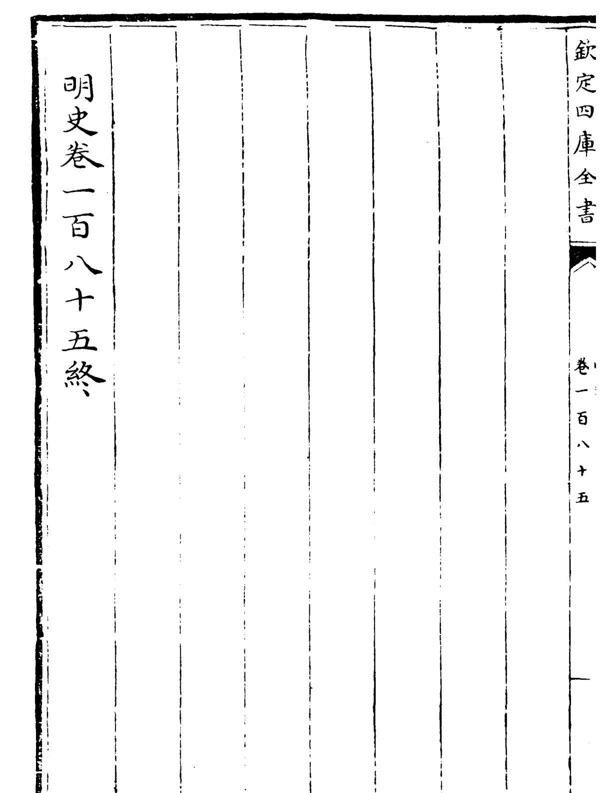
趙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强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咨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

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言多詆毀切責之尋乞大同增置臺堡以閒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江西歲饑盜起請簡巡撫黜有司貪殘者又請築京師外城所司多從其議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擢湖廣參議坐事降山東僉事正德四年閏九月召為光祿少卿旋改尚寶司卿其年冬與通政叢蘭等出理邊屯世忠往

薊州明年奏言占種盜賣積弊已久若一一究問恐人情不安請量為處分從之劉瑾敗言官劾其嘗請清核屯田助瑾為虐世忠故方鯁朝議寛之得免再遷大理少卿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冦在河套逐之失利乃引疾歸

贊曰明至英宗以後倖門日開傳奉請乞官冗役繁用度奓汰國計坐絀李敏諸人斤斤為國惜財抵抗近倖以求紓民然涓滴之助無補漏巵國家當承

平殷阜之世侈心易萌近習乘之糜費日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此恭儉之主所為凜凜也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李敏傳葉淇字本清山陽人　臣黄壽齡按獻徵録淇其先金華人宋宰相衡之後祖士濂洪武初戍淮為淮安衛人史僅言山陽人謹識

李敏傳九年四月乞休歸卒贈太子太保　臣黄壽齡按獻徵録淇初以疾告命醫診視遣中官禮問於家疾再作具疏乞休詔許給驛歸鄉卒年七十六遣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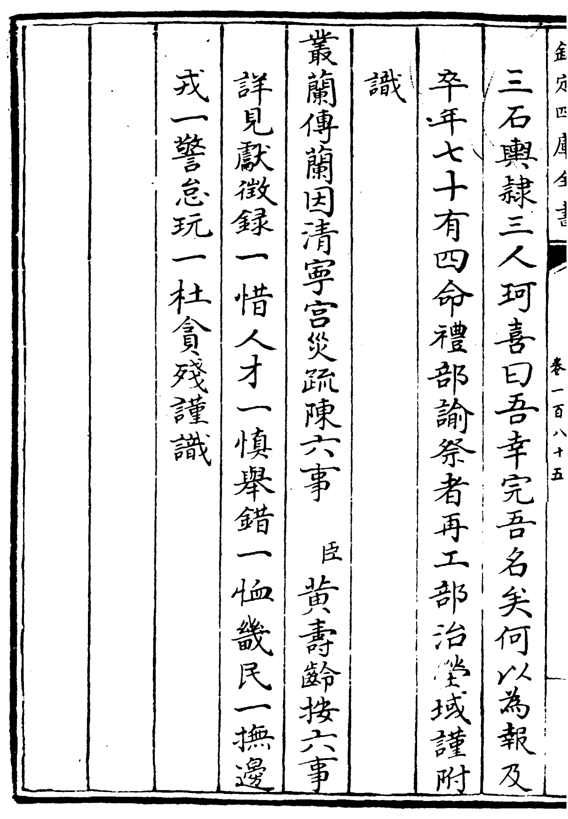
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史末之載謹附識

李介傳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畧哈密兵部尚書王瓊刻澤處置失宜語連昆下吏法司言昆設謀遏强寇不可掩瓊不從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昆復巡撫順天　臣黄壽齡按瓊得罪下直接得官詞意未明今將復官巡撫順天句改為昆復巡撫順天謹識

黄珂傳珂封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　臣黄壽齡按八

事史未詳載考獻徵録作寧夏城中有慶王在内人效忠義者多請早出兵以伐其謀而奪之氣固原官兵宜過河防守請增設憲臣總制軍務嚴守備飭兵馬定召募賞格選州縣民兵以助王師赦何錦丁廣部下以開自新之路速賞近日有功官軍以勵人心謹識

黄珂傳以年至乞休歸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臣黄壽齡按獻徵録珂歸時勅賜給驛傳命有司月給廩



三石輿隸三人珂喜曰吾幸完吾名矣何以為報及卒年七十有四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塋域謹附識

叢蘭傳蘭因清寧宮災疏陳六事　臣黄壽齡按六事詳見獻徵録一惜人才一慎舉錯一恤饑民一撫邊戎一警怠玩一杜貪殘謹識